

在雷锋路东段

王一波

那条叫和平路的街道
因为一个人被命名为雷锋路
那座叫抚顺的城市
因为这个人被称为雷锋城
在抚顺 在雷锋路东段
我看到许多以雷锋命名的事物
纪念馆 小学 车站 店铺
就连往返于沈抚之间的巴士
也统一冠名:雷锋号

这个城市有太多的往事值得回忆
而对你的记忆从未模糊
你就像每一个晨昏
在太阳和灯火里璀璨
就像澎湃的心跳
搏动在每一个市民的指尖发梢
你是这座城市的孩子
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家庭的长子
是雷锋路东段一个躬身忙碌的身影

在凌晨的军营
我依然能够看见你手握扫把
为这座绿色堡垒打扮梳妆
在瓢儿屯火车站
我依然能够看到你提着茶壶
把温暖和关爱送到乘客的手上心上
在小学校的课堂
我依然能够听见你娓娓的话语
如一股清流浇灌祖国的花朵
在新开垦的建设工地
我依然能够看到你单薄的身躯
在为崇高的事业添砖加瓦

每当我路过军营
那些熟悉的军绿
总能让我想起你的名字
每当我踏上旅途
看到一顶印有爱心之手的小红帽
都会想到那个薪火相传的故事
在春天 我会想起你和煦的话语
在夏天 我会想起你火热的心肠
在秋天 我会想起你冷峻的眉毛
在冬天 我会想起你如剑的目光

在雷锋路东段 在雷锋纪念馆门前
你带领一群红领巾正在出发

昌图路那位残疾老人家里
又要迎来一批不是来做客的客人
在一楼的展厅 在汽车的驾驶室
你还在捧书孜孜阅读
我仿佛听见你在说
路途遥远 胸有朝阳
面对你千缝万补的衣袜
我看到一个儿子对母亲深情的
牵挂和担当
驻足你的照片前
我看到父辈的发型和激情燃烧的
青春模样
翻阅你的书信
我感到灵光闪闪 心底坦荡

走进你的日记长廊
仿佛面对一座道德的金字塔
一部守身的道德乐章河水般流淌
而你的字里行间处处埋藏
奉献的精深和博大
修身是善之始 奉献是善之大
在这里我学到了一种文法
用最朴素的语言 最真挚的情感
也能写出妙笔文章

肃立在纪念馆门前广场
我看见一位妇女推着年迈的父亲
轮椅里老人崇敬你的目光
一位老人带着学步孩童向你走来
孩子嘴里喊着叔叔 手指你的雕像
那群红领巾再一次向你跑来
围着你的雕像一遍遍擦拭

在雷锋路东段徜徉
我的记忆再一次被唤醒收藏
雷锋啊,雷锋
这个城市没有把你遗忘
时代没有把你遗忘
我们也没有把你遗忘
雷锋啊,雷锋
六十余年星移斗转
半个多世纪雨雪风霜
在时间的皱纹里
在岁月的年轮上
你是一轮永远年轻太阳

一座永恒的丰碑

(组诗)
宁明

有一个微笑能让四季如春
有一棵小草托举起了春天的暖阳
有一种精神支撑着民族的脊梁
有一首歌一直在我们心底传唱

有一个青春永远定格在22岁
有一棵大树,虽已刻下60道年轮
却因扎根沃土而更加繁茂
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
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

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百姓
都向这位并不高大的普通士兵
深情地投去无比赞佩的目光
那“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苍劲大字
至今仍墨迹未干鲜亮如初

每个人都是接力的一棒奔跑手
每一个浪涛都在助推着
江河滚滚向前
红领巾牵着拄拐杖老人的手
斑马线上跳动着一面醒目的旗帜
引领人们,紧跟上一个时代前进的步伐

在你的日记里,密密麻麻记下了
那么多朴素而闪光的理想
无论哪一个岗位,都像一块
将斗志磨得更加锋利的磨刀石
不仅使你在困难面前决不退缩
还让你的毅力与信心
在面对难啃的硬骨头时从不退缩

一颗螺丝钉

牢牢地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
把“挤”与“钻”诠释得淋漓尽致
不断用理论擦拭生命的发动机
在人生颠簸的征途上奔跑
始终做到思想不松动
信念不生锈

你用行动告诉人们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真正含义
袜子上的补丁不叫寒酸
它堵住了铺张浪费由小到大的漏洞
寄往灾区的每一张汇款单
和那一块块补丁一样美丽闪亮

大海的蓝皮书在日夜书写
你为一座滨城带来了温暖记忆
当春风掀开多彩的画卷
动人的故事就像争妍的花朵
向追求幸福生活的人们热情绽放

在城市和乡村
人们都愿以你的名义
帮助素不相识的人
无论身着制服的公务人员
还是穿上醒目马甲的志愿者
都曾被你感动
并在心底默念共同熟悉的名字

越来越多的人像你那样
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
你的名字你的精神
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撒落
在中华大地上处处发芽开花
爱心传递
大街小巷和家家户户
使春天的温暖永驻

那片樟子松林

佟惠军

现在正是森林防火的紧要关头,
你看这几天的大风,都快把房盖
掀起来了。这要是有一点火星子
没看住,让林子着了火,爸就是罪
人啊!”

“爸!”明明急了,“找个人替
一天不行吗?女儿一生的大日子,
难道你不想亲眼看着女儿嫁人吗?”

东魁两手来回搓着,在地上打着转,过了好一会儿才说:“爸
实在脱不开身啊……”

东魁揉了揉眼睛,明明哇的一声哭出来:“爸,从小到大,你
管过我几次?你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吗?一年365天,360天见不到你人影。我病了都是妈妈照顾我,我妈妈病了是我照顾她。后天我结婚,你还说回不来,这说得过去吗?”

“明明,爸爸能不想回去吗?可……可爸真是不放心。这片林子是两代人的心血啊!爸守着林子30年了,这些樟子松就像我的孩子……”东魁声音哽咽,目光低垂。

小青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屋,立起小脑袋看着满脸泪痕的明明。明明吓得嗽一声跳上炕,哭喊声越发严厉:“那些树都是我的孩子,那树呢?难道我不是你的孩子?你要把这儿当家,当初就不该结婚,更不该生我。你看谁家日子过得像咱家那样?小时候,咱家房子总漏雨,我妈也不会修,她求人用塑料布遮住房顶,四周用大石头压着,半夜风大,塑料布哗啦啦响,吓得我整夜整夜哭。那时候你在哪……”

东魁看着明明像极了玉华的眼睛,女儿小时候躲在玉华身后偷偷看他的眼神,被偷猎的村民打伤住院,家里的排水管因他制止村民砍伐被堵,诸多动摇过做护林员决心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他曾无数次问自己,“我到底图个啥?”答案是模糊的。他只知道,看着樟子松一天比一天高,感到它们的根系紧紧抓牢土地、不断地延伸,他的内心就无比踏实和平静。

东魁搓着粗糙的大手,低声说:“明明,原谅爸爸,这几天爸爸真的不能回去。天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你就在这林子待着吧,我不用你送。”明明气哼哼地下了地,摔门走出屋子。东魁牵着马跟在女儿后面,等她气消了些,将她送出树林。明明下了马,头也不回地往村庄方向走去。东魁直到看不见明明的背影才离开。

3年后,当明明在电视中看到站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领奖台上的父亲时,她指着荧屏怀中的幼子说:“儿子,快看,姥爷!等你长大了,也要像姥爷那样!”

孩子搂着她的脖子,悄声说:“妈妈,妈妈,姥爷哭了……”



隐入黄昏的水师营

尹光磊

水师营是大连旅顺城区以北的一片地界儿。因清朝水师曾在这里驻扎营盘而得名。

黄昏降临时,从海边解放桥通往这里的龙河被夕阳余晖浸染得一片绚丽。此时,我暂住的幸福里小区西侧街道两旁已被菜农占据了。

这些摆摊的人大多来自附近村子,多为妇女,头上裹着各色方巾,身着灰蓝格子布衫。这里不像大集那样喧嚣与嘈杂,很少听到叫卖的吆喝声。

正北田野上吹来的微风,已沉入多彩的黄昏里,美好的景致令人心生感动。看惯了这偏居一隅的生活场景,我沿水师营营盘形成的十字街边走边看,两旁店铺林立,有的老人散坐在店门前的长椅和马扎上闲聊。

在东侧的水师营市场里,卖渤海刀鱼的大姐向我这边投来期望的目光;出售梭子蟹、灰刺参、皱纹盘鲍、紫海胆、牡蛎等海产品的小伙子动作利落。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顶花带刺的黄瓜、青中透红的西红柿,还有长着四棱子脑袋的大青椒。卖各种蘑菇的老汉,将一丛丛的金针菇、香菇、草菇、口蘑等分类摆放,卖完蘑菇的塑料筐被高高摞起,老汉脸上绽着古铜色的笑容。浓厚的生活气息阵阵拂来,人们的心情自然安适。

我走进那个百余年前的

小院子,看着水师营会见所那两排石屋和院内的枣树,自然就想到了近代史上的那场战争,想象着古代这座兵营。

西北面的龙引泉森林公园,一汪池水惹人注目,树木葱翠,四周的栅栏、石墙和灌木丛像屏障一样将这里隔开。一条东西很长的马路隔着围墙横在前面,空中的云如一丝丝彩色的绸缎。

三三两两的游人如临仙境,但他们绝对没有那种闲适的感觉,因为他们正在行走中撞到了一座又一座日俄战争时的炮台,一次次面对瞪着空洞眼睛站在那里的碉堡……我知道,站在这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时光飞跃百年,依然无法抹去那一块块疤的伤痛。无论谁行走于此,内心深处都会升起感叹,一个站起来的民族怎能不加快图强的步伐啊!

冬已尽,春又来。一路向北的龙河尽头就在水师营营盘,在傍晚时,人们有时还能看到那里升起的水雾缭绕不散。让人更加怀念春季在城铁和公路立交桥下卖蜜桃的小姑娘,怀念那个为发送樱桃飞奔的快递小哥,怀念夏日里挑着担子卖甜玉米的那个身材瘦小的南方人。他就住在水师营街道,从临近的庄园采买甜玉米,再走街串巷挣得一点收入。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

带着田野的气息,送来了人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料,也送来了淳朴和善良;他们就像蜜蜂一样来往穿梭,把温暖与生活所需送到千家万户。因为有了他们,城镇就像被汩汩流淌的溪流环绕着,欢腾跳跃,生机勃勃。

我忘不了离开水师营居住的日子。在一个黄昏里,在水师营那条十字街上,我看到了始于清同治年间的“永发祥刘家糖鼓火烧”店的匾额,心生感慨,于是便进去买了两个红糖火烧。在我往回走的时候,在十字路口遇见了一个卖手工制品的乡下老太。她身穿一件藏蓝色的布衣,头上戴着一顶紫色帽,胳膊上挎着的篮子里放着大小号的虎头鞋、虎头帽。

从我身边走过时,我随便地问了一句:这是手工做的吗?她点了点头。

当我走过一个街角时,突然觉得有一种歉疚的感觉涌上心头,我为什么不花点钱买点老人家做的虎头鞋帽呢?也许她一针一线精心缝制了很久,也许她希望有人喜欢她缝制的鞋帽。我连忙往回赶,可当我回到那个街口时,老人已不知去向。

这种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已经很难见到了,那一刻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了。

离开旅顺后,我常常想起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们,更忘不了水师营的黄昏。

鱼之乐

王军

春风拂柳,友人老汪向我发出盛情邀请:“这么好的天气,我带你去户外活动筋骨吧……”

今年51岁的老汪,是令我羡慕的运动达人。但凡有空闲时间,必约三五好友徜徉于山林溪涧间,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当有人质疑有何乐趣,他总是文绉绉地来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上次朋友聚会,我向他表达了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愿望,希望他带我同去体验,于是有了此次出游。

登高是老汪的最爱,周边有点名气的山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考虑到我是首次远足,他说先爬爬棋盘山体验一下。

初春的山峰格外清秀,空气中弥漫着植被萌生的清新。“登山方能体会登高的乐趣。棋盘山,海拔260米,走起……”老汪没有更多的解释,动身拾级而上。

我抬头望去,台阶蜿蜒曲折,消失在高处尽头。原来这并不巍峨的棋盘山,竟然也有看不见的深邃。一路上,老汪的随身音响播放着歌曲《我是一只鱼》。我可却似一条离了水的鱼。汗如雨下,口干舌燥,被汗水打湿的裤子紧紧箍住了双腿。我不禁叹息,这就是所谓的“鱼之乐”吗?

老汪嘿嘿一笑,反而向我讲述起登高时水如何喝、衣如何穿、包如何背,并把身上的水壶塞给我,“喝点吧,盐糖水,带你份儿了……”

我们停下小憩。老汪说,从小最为恐惧的就是登山,那种紧到极限的崩溃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不断登高的磨砺,他终于找到了登山锻炼的乐趣。

在攀登的半途,老汪的一番肺腑之言仿佛一道光,映照在我前行的每块阶石上。我这条小鱼仿佛又回到水中。

棋盘山峰顶斜下方有一大石,又光滑滑,四四方方,宛如棋盘,传说是吕洞宾和铁拐李于此下棋对战而得名。唯有勇者一路攀登而上,抵达至此,方能目睹此景。所幸在这春天的绿意里,在老友的鼓励下,我也会体会到登临顶峰的乐趣,收获“鱼之乐”的葱郁。

终于登临顶峰,群峰跃入眼帘那一刻,变成一声悠长的呐喊,面对这大美之境,我第一次陶醉了。极目眺望,旧站河、仁境河、中马河、泗水河、蒲河、满堂河、浑河蜿蜒流淌。尤其是在高处俯瞰秀湖,只见一湖碧水盈于群山环抱之中,甚是壮观。人们常说的“秀湖烟雨”怕是真的能够和江南水乡媲美呢!

“一览众山小”的豪情,立刻驱散了所有疲惫,此时恍然而悟老汪所说的“鱼之乐”:“登山,看似寻常,其实蕴藏着不寻常,关键在于发现的眼光和足够的耐心。很多人认为棋盘山普通,我可不这么认为。一条路,即使走过多次,四季之景仍然不同;一草一木,即使熟识,四时之内亦有变化。熟悉的地方依然有风景,熟悉的一切更会让人眷恋……”某一瞬间,我真的幻化成了一条鱼。

重回起点,回望那个令人意气风发的山巅,突然明白,人生之路何尝不是如此呢?再看眼前的老汪,陡升几许敬意。

